



高眉低看

敬亭绿雪

周华诚

到宣城已是黄昏，想去哪里呢，只有敬亭山。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理由。李白去了七次的地方，我怎么能一次都不去。

车子穿过宣州区，往北走，远远望见一片青黛色的山影。不高，也不奇，就那么静静卧在那里。就是这样一座山，让李白念念不忘，七次登临。

春日的太阳落得早，傍晚时分，我们从东大门进山时，光线斜斜地穿过竹林，照在石阶上，泛着淡淡的暖色。踏石阶，过古昭亭。昭亭是敬亭山的旧名。晋朝时为避司马昭的讳改称敬亭。一千多年过去，石牌坊上字迹也还清晰。

山道两旁，有一坡一坡茶园。茶树修剪得齐整，一行行，顺着山势蜿蜒上去，像给山坡铺了绿毯。茶树枝头已冒出芽尖，嫩黄中带点浅绿，怯生生的，还没来得及舒展。我知道，这就是当地名茶“敬亭绿雪”了。

敬亭绿雪，这名字好：绿是茶之色，雪是毫之白。听人说，上好的敬亭绿雪冲泡时，白毫会在杯中缓缓起落，如雪花飘飞，所以叫“绿雪”。清代有位叫施闰章的宣城人，在京城做官时还念念不忘家乡的茶，写诗赞道：“馥馥如花乳，湛湛如云液……”枝枝经手摘，贵真不贵多。”这位施先生与蒲松龄交好，给《聊斋志异》写过序，想必也是个风雅之人。他念念不忘的，大概不只是茶的味道，还有这敬亭山的云雾、松风、鸟鸣吧。或许，也还因为敬亭山有李白的足迹。

沿着石阶往上走，林子里越发幽静。茂林修竹，风吹过时发出沙沙声响。偶尔有鸟叫，叫几声又停了，整座山便更加寂静。我想起李白的那首诗：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”

“相看两不厌”，这话说得好。人与山，互相看着，看不厌。这不是一般的欢喜。什么都不用说，就这么看着，就够了。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，已经五十多岁，经历过翰林院的荣耀，也经历过被逐出京

城的屈辱，大半生的起伏，最后都化成了这几个字——相看两不厌。

往上走了约莫半个钟头，便到了太白独坐楼。楼是后人修建的，三层，飞檐翘角，掩映在参天大树中。可惜天色已晚，楼门落锁，登不了楼，只能在心里想想——当年李白独坐的地方，是不是就在这一带？他坐在这里的时候，看见什么，想到了什么？

李白在宣城，还写过另一首有名的诗，那是在谢朓楼上。谢朓是南齐的诗人，做过宣城太守，人称“谢宣城”。李白对他推崇备至，后人说他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。那天，李白在谢朓楼上为族叔李云饯行，写下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：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”

这首诗写得真好。慷慨、淋漓。潇洒极了。虽然也有落寞不平，但心境是豁达的——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”，既然消不了愁，那就不消了吧；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”，大不了就驾一叶扁舟，随波而去。李白就是李白，再失意的时候，也有一股子豪气在。

下山后，天已黑了。在山脚下寻了一处茶舍，坐下来喝一杯敬亭绿雪。此茶汤色清碧透亮，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。细看时，茶汤中有细细白毫在水中飘荡，若有若无，若细雪在飞。端起杯子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，淡淡清雅，有一点花的香味。抿一口，滋味醇和，回甘绵长。

茶舍主人说，敬亭绿雪的采摘季是在清明与谷雨之间。现在才过惊蛰，离清明还早，真正的明前茶还没开始采呢。我们今天喝的，是去年的陈茶。

陈茶也好。喝着茶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：一个人跟一个地方，怎么就会有那么深的缘分？

李白与宣城，就是这样。他第一次来，大概是因为谢朓。谢朓在这里做过官，留下诗，李白仰慕他，便来寻访他的足迹。来了之后，发现这地方真好，山好，水好，人也热情，于是便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来。最后十年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一带流连，敬亭山下、水阳江畔，成了他的第二故乡。

一个地方因为有李白来过，因为他写的诗，从此便不一样了。后来者读到他的诗，便也想来这山看看。白居易、杜牧、韩愈、刘禹锡，多少文人墨客络绎不绝，也来登敬亭山，写诗赋文，此山遂被称为“江南诗山”。一千多年过去，谢朓楼毁了又建，敬亭山还在，李白的诗也还在。

这就是文化的力量。一个地方，有李白这样的人常来，就像是多了一个熟悉的邻居。小孩子从小读他的诗，随便走一走这地方，便不会觉得陌生，也不觉得遥远，只会觉得——哦，就是这里啊，李白就是坐在这里看山的。

喝完茶，天已黑了。遥望敬亭山，山已隐没在夜色里。李白在山上独坐，只有月光，山风，他自己。采茶的日子还没到，满山的芽尖，还在静静等候。

一点表里

皖南暮色

李明春

去皖南游玩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在泾县一个叫“冷水坑”的地方入住。距离那个有着美丽名字的“水墨汀溪”风景区不远。

这里的客栈都以坑、潭、汀、溪等命名。我们住的客栈叫“冷水坑客栈”，四面环山，一条溪流从客栈门前潺潺而过。客栈是老板用自家住房加盖翻修而成的农家乐，有五层的样子，集餐饮、住宿于一体。

大家办理入住后，稍事梳洗，纷纷走出客栈。门前溪边，几棵粗壮高大的枫杨，树冠开阔，枝叶茂密，树姿优美地横斜在河床上。绿荫覆地，极为美观。河床里满是鹅卵石，中间有道窄窄的溪流，清澈见底。涓涓无声，如绸如丝般漫过褐色岩石，滑过孩子们洁白的脚面。大家快乐地蹚着水，在小溪里面寻找着彩色记忆。

暮色四合，客栈前的群山渐渐变成黑色的剪影，落霞的余晖给群山镶嵌上一道金边，西边湛蓝纯净的天幕上，长庚星像宝石一样璀璨夺目，距离山顶很近，伸手可摘。一切都开始在暮色中沉静下来。树上的蝉声富于韵味，不再那么喧闹聒噪。远处深山传来鹧鸪鸟的悦耳叫声。我这才理解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，何以被誉为“文外独绝”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了。

坐在客栈外面的木秋千上，晃荡着，像钟摆。时间却仿佛定格锁屏，大脑放空。客栈的灯光在暮色中折射出迷离的光晕，空气中透着一丝清凉，有股熟悉的味道——是旧时烟火人家的味道，感觉自己像冰淇淋般慢慢融化，融进这无尽的暮色中。

想起母亲做完晚饭，那时总会在门口喊一嗓子，让在外面疯玩的我们收心归家。风尘仆仆，大汗淋漓的我们欢笑着跑回家，迫不及待爬上桌，直接用黑乎乎的脏手抓菜入口，汤汁淋漓全然不顾，纵然遭到大人打骂呵斥，也是幸福。

冷水坑的饭菜虽是农家菜，但胜在新鲜，鸡鸭鱼肉，时令果蔬，一应俱全，家常菜做得味浓汤鲜，酱汁饱满，口味极佳，尤其油炸小鱼“罗汉鬼”，酥脆可口。一时大家吃得尽兴，不忍停箸。

也许是累的缘故，酒足饭饱之后，那晚睡得极香，我是被公鸡的激越高歌惊醒的。拉开窗帘，太阳已经在山那边整装待发，群山浓淡，氤氲如水墨画。



本版配图 / 溥心畲